

旧学新知集

郑培凯
范家伟
主
编

香港城市大学
中国文化中心十周年论文集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国文化中心十周年论文集

旧学新知集

郑培凯
范家伟 主编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学新知集: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十周年论文集/郑培凯,
范家伟主编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8.6

ISBN 978-7-5633-7543-1

I. 旧… II. ①郑…②范… III. 社会科学-中国-文集
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76887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5mm×1270mm 1/32

印张:10.625 字数:250千字

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郑培凯

“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”，这副对联是朱熹对学问钻研的看法。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门口，作为门楹的替代，就挂着这副对联，是由书画家、大收藏家王季迁亲笔题写的。王先生题写这副对联的时候，已经九十二岁，擘窠大字写得虎虎生风，颇有些颜真卿的底蕴。中国文化中心成立之时，设计了新的办公区，布置得古色古香，先是有了饶宗颐先生题匾，还缺门口的楹联，恰好王季迁先生来港，我便请他惠赐墨宝，以光门面。他很客气，坚持说要依着我的意思写，我说写朱熹的诗句好吗，老先生很高兴，两天后就请人送来了这副对联。

朱熹这两句诗背后，有个寓意深远的故事，常被儒家学者引述，作为探讨学术的指南针。故事讲南宋两位大儒陆九渊（1139—1193）与朱熹（1130—1200），在淳熙二年（1175）经吕祖谦的安排，共赴江西铅山鹅湖寺论道。陆九渊主张“本心即理”，是心学一派的提倡者；朱熹则强调“格物穷理”，算是理学正宗。两人的思路不同，对儒学证道成圣采取的路径不同，一个说尊德性为先，一个说道问学为上，论辩不休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到了最后，论辩者各执一词，虽然不至于“鸡同鸭讲”，却造成了思想的对垒，断绝了沟通的渠道。

陆九渊当时写了首七律，末尾四句是：“易简功夫终久大，支离事业竟浮沉，欲知自下升高处，真伪先须辨只今。”批评朱熹的研究方法支离破碎，学问追求的方向不明确，随波浮沉，不如先立定学做圣贤的本心，真理在手，是非自明。朱熹是个大学问家，当然不满意只讲“简易功夫”的为学方法，不过当时并未应答。三年之后，朱熹才写了和诗，显然是经过了长期思考，可说是处心积虑之后的响应：“德义风流宿所钦，别离三载更关心。偶扶藜杖出寒谷，又枉蓝舆度远岑。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，只愁说到无言处，不信人间有古今。”

朱熹的意思很明确，颈联可以读作“商量旧学加邃密，培养新知转深沉”。坚持自己“道问学”的学术道路，对学术传统要尊重，要仔细商榷，加深研究。还要培养自己的学术胸襟，对新发现的知识要深入探索，开拓新的知识领域。朱熹这两句诗一直受到历代学者的称颂，认为其中包含了学问之道，而且言简意赅，意义深远。

回顾朱熹与陆九渊生活的南宋，学问的正途是义理之学，终极目标是圣贤之道。朱熹和陆九渊的论辩，是“博”与“约”之争，关键在如何达到圣贤之道，是道德哲学与人生意义层次的探究。放到当今，可算是人文社会范畴的讨论，不过其中还涉及做人的道理，却是古今中外每一个人都得思考的问题。到了21世纪，学问的领域大为拓展，理、工、法、商、医、农、军事、环保都成了独立的学门，那么，朱熹所说的“旧学”“新知”学问之道，是否还有意义呢？我想，一切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会说，当然有意义，“旧学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”，具有知识探求的普遍意义，不止是人文学门的方法论，而是一切学门进行学术研究的圭臬。

中国文化中心的同仁，在文、史、哲、艺术的学术传统中，各有不同的研究领域，但在研究方法上，都能体会朱熹所说“旧学”与

“新知”的融会。在中心创办十周年之际,我们特别选刊了十篇论文,萃聚成册,并借朱熹的诗句为书名,重申我们对文化传统研究的态度。

目 录

- 1 序 / 郑培凯
- 1 韩愈《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》
 所见唐代医疗史 / 范家伟
- 27 从汉译佛典看戒体说的源流 / 屈大成
- 67 略述中国佛教孝观内涵特色及其实践 / 郭锦鸿
- 101 欧阳修古文革新理念的形成
 ——兼论天圣、明道年间西京文人群体的文风特征 / 冯志弘
- 119 屈大均“以《易》为诗”说析论 / 董就雄
- 157 南宗画派里的北宗
 ——松江画派顾正谊、宋旭和宋懋晋的画风 / 徐丽莎
- 187 明清瓷器中的庭园题材 / 范梦园
- 213 别发洋行考：兼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别发洋行 / 黄海涛
- 257 《燕山楚水》：内藤湖南眼中的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 / 钱 华
- 289 Functions of the Han Siling Representations / 黄佩贤
- 330 编者后记 / 范家伟

韩愈《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》所见唐代医疗史

范家伟

—

现时发现的唐代人墓志铭数目,已远超两《唐书》所收人物总数。两《唐书》所收人物,集中述说人物的政治事功、方技异能,而谈患病情况却很少见。此外,墓志铭所能见到的人物阶层,显然较为宽广。近二十年来,唐代墓志铭陆续被整理出版,已经成为研究唐代历史中很重要的资料。^[1]唐代墓志铭一部分留在唐人文集和金石丛书之中,另一部分是通过考古所得新发现的,而墓志资料有时能够透露许多的讯息。利用墓志资料来研究,陈寅恪、岑仲勉等唐史大家可说是首开其风。^[2]随着对墓志资料的重视,愈来愈多的研究以墓志资料为中心,单篇论文更不计其数。^[3]随着唐代墓志铭整理出版,发掘墓志铭资料补充传统史籍的不足,已成为唐史研究重要的一环。目前学界既有对单篇墓志的考释,也有综合墓志资料探讨某一专题,研究课题日趋广泛,诸如生活史、妇女史、家族史、人口史、文化史,都有以墓志铭资料为中心的相关研究。笔者寻找墓志铭中医疗史料过程中,读到韩愈写的这片墓志铭文,觉得颇有趣,尝试杂论墓志所见医疗史内容。

二

韩愈在穆宗长庆四年，为清河张彻写了他的墓志铭《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》，墓志主张彻曾佐昭义军、宣武军，后为幽州节度使判官，在幽州兵乱中被杀。张彻是韩愈门人弟子，也是韩愈的侄女婿，韩愈又写有《祭张给事文（彻）》，两人应有一定交情。墓志铭提及张彻的弟弟，说：

君弟复，亦进士。佐汴宋，得疾，变易丧心，惊惑不常。君得闲即自视衣褥薄厚，节时其饮食，而匕箸进养之，禁其家无敢高语出声。医饵之药，其物多空青、雄黄诸奇怪物，剂钱至十数万。营治勤剧，皆自君手，不假之人。家贫，妻子常有饥色。^[4]

张彻弟复，精神出现问题，“变易丧心，惊惑不常”。由于病情古怪，家人不敢张扬，甚至在家中也不能高声说话。张家延医诊治，医者开出方剂中，有“空青、雄黄”诸奇怪物，而且价钱不菲，药钱“至十数万”，家财尽耗。^[5]骤眼看来，张家似有被骗的嫌疑，用药古怪，耗费又巨。

据墓志所说，张复是“佐汴宋，得疾”，即是在汴宋节度使工作时得病。虽然，具体得病原因已不可考，但安史乱后，藩镇割据，习史者耳熟能详，而汴宋节度使是其中一个强大藩镇。代宗大历年间（766—779），田神功、田神玉兄弟相继任汴宋节度使，之后汴宋节度使继任问题，屡屡出现军乱，而“汴军素骄，累逐主帅”^[6]，可说是主因。穆宗长庆二年（822）七月，汴州军乱，节度使李愿被逐，将士另立牙将李齐为留后。于是，朝廷又以郑滑节度使韩充为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，汴宋亳颖观察使。另一方面，在中央苦无出路文人，都会投地方节度使，而节度使亦爱用文人。^[7]张复元和元年

(806)中进士,^[8]可能属于中央无出路而投靠地方藩镇之文人。由此缺乏张复生平资料,很难多作推论。不过,在这种军人叛变无日无之的环境下工作,张复一介书生,可能过度惊恐、忧思,却是可以理解的。

三

唐代医者行为受到医德和法律两方面的规范。孙思邈在《千金方》中写有《大医精诚》,是中国医德史上最为重要的文献,其中说:“又不得以彼富贵,处以珍贵之药,令彼难求,自衒功能,谅非忠恕之道。”^[9]有些医者以病者有钱,特别开列很难找到的药物,以炫耀自己识见。孙思邈很可能感同身受,幼年生病,屡屡寻求名医,“汤药之资,罄尽家产”。^[10]医者以治病救人为己任,故意开列珍贵药材,对贫病者来说,得方无所用。葛洪在《肘后备急方·序》批评当时方书:“多珍贵之药,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”,因此所撰《肘后备急方》,“率多易得之药,其不得已须买之者,亦皆贱价”。^[11]

单靠医者自律,有时很难防范医者不合医德的行径。在唐代,医者为病人开方处药,病者有什么保障?张籍(韩愈好友)《赠任道人》:“长安多病无生计,药铺医人乱索钱。”^[12]此诗揭露药店医者开天索价,病者无计可施的情况。张复的情况可能涉及两个方面:一是医者不应开列此方;二是医者提高药价,以多取金钱。《唐律疏议》有一条《医违方诈疗病》,说:

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,以盗论。议曰:“医师违背本方,诈疗疾病,率情增损,以取财物者,计赃以盗论,监临之与凡人各依本法。”^[13]

《唐律疏议》又有《诸医合药不如方》，说：“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，以故杀伤论；虽不伤人，杖六十。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，亦如之。”^[14]医者开方不如本方，任意增减，虽没有伤害病者，亦要杖六十。《唐律疏议》有“诈欺官私财物者准盗论”。^[15]准此，张彻家人真的受骗，可以据此条律文，医者按所骗赃值而以盗论。当然，律文是这样写，但能否令医者入罪，就要看当时医者为张复开的是什么药方，方药是否有其根据。

《唐律疏议·医合药不如方》说：

医师为人合和汤药，其药有君臣、分两，题疏药名或注冷热迟驶，并针刺等，错误不如本方者，徒二年半。议曰：医师炭人合和汤药，其药有君臣、分两，题疏药名或注冷热迟驶，并针刺等，错误不如本方者，谓不如今古药方及本草，以故杀人者，医合徒二年半。^[16]

医者为人处方，只需依据今古药方及本草，便可以了。高宗显庆四年，在苏敬建议下，完成了《新修本草》，是第一部官方编纂本草书。自此以后，所谓本草，便应据《新修本草》为是。玄宗、德宗时分别颁下《广济方》和《广利方》，目的只是方便偏僻道远地方，编纂简单易用、用药便宜的药方而已。《广济方》、《广利方》在当时而言，可算是“今”的范围。但是，“古”的药方同样可以遵用。所谓“古药方”的范围就比较难说了，孙思邈说要成为大医，必须熟习“张仲景、王叔和、阮河南、范东阳、张苗、靳邵等诸部经方”。^[17]王焘撰《外台秘要》时说：“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，新撰者向数千百卷，皆研其总领，核其指归。”^[18]魏晋南北朝医方医著，在唐代仍然流通，例如刘禹锡仍然找到晋宋时陈延之的《小品方》；《旧唐书·韦述传》说韦述：“家聚书二万卷……兼古今朝臣图，历代知名人画，魏、晋已来草隶

真迹数百卷，古碑、古器、药方、格式、钱谱、玺谱之类，当代名公尺题，无不毕备。”^[19]王焘在《外台秘要》抄录甚多唐代以前的医著，包括张仲景《伤寒论》、葛洪《肘后》、陈延之《小品方》、谢士泰《删繁》、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、姚僧垣《集验方》、甄权《古今录验》。这些方书都可归入“古”的范围。^[20]

《新修本草》“谨案”在讨论药物时，亦会涉及方书，书中虽然没有明确引用某书，但四次提及古方。在《新修本草·芒消》“谨案”说：

晋宋古方，多用消石，少用芒消。近代诸医但用芒消，鲜言消石，岂古人昧于芒消也。^[21]

《新修本草·葛上亭长》“谨案”说：“今检本草及古今诸方，未见用王不留行虫者。”^[22]《新修本草·葎草》说：“古方亦时用之。”^[23]《新修本草·乱发》“谨案”：“古方用之。”^[24]既然官修《新修本草》都引用所谓“晋宋古方”、“古方”，一般医者引用古方应该也不成问题。

从传统医学角度又如何理解张复病情？^[25]张复病状主要有三：“变易丧心”、“惊惑不常”、“禁其家无敢高语出声”。“变易丧心”，性情大变，失去理性，行为有异平常，称为“狂”、“癫”。^[26]《外台秘要·风狂》引有“《肘后方》疗风狂丧心”^[27]，具体情况在《灵枢·癫狂》已有这样的分辨：“狂始生，先自悲，喜忘苦怒善恐者，得之忧饥……狂始发，少卧不饥，自高贤也，自办智也，自尊贵也，善骂詈日夜不休……狂，善惊善笑，好歌乐，妄行不休者，得之大恐……狂，目妄见，耳妄闻……狂者多食，善见鬼神，善笑而不发于外者，得之有所大喜。”^[28]由狂始生到狂，情况愈来愈严重，最后能见鬼神。孙思邈将精神病则称疯癫，发病情况则归纳为：“或有默默而不声，或复多言而漫说，或歌或哭，或吟或笑，或眠坐沟渠，啖食粪秽，或裸形露体，或晝夜游走，或嗔骂无度，或是蜚蛊精灵，手乱目急”^[29]，

而起因都是风邪入体。

从“禁其家无敢高语出声”一句来看，张复病征是不想听到别人说话。“不欲闻人声”，在医书中往往作为病征来看待，例如《诸病源候论》所载《蛊注候》、《风半身不随候》以“不欲闻人声”作为病状，而《千金方》所载茯苓丸、小八风散、茯神汤、鼈甲汤等，亦可治“不欲人闻人声”病状的疾病。《难经·五十一难》从阴阳藏府角度，认为阴病病状是“欲闭户独处恶闻人声”^[30]。《诸病源候论·奔豚气候》说：

夫奔豚气者，肾之积气，起于惊恐、忧思所生。若惊恐，则伤神，心藏神也。忧思则伤志，肾藏志也。神志伤动，气积于肾，而气下上游走，如豚之奔，故曰奔豚。其气乘心，若心中踊踊，如事所惊，如人所恐，五藏不定，食饮辄呕，气满胸中，狂痴不定，妄言妄见，此惊恐奔豚之状。若气满支心，心下闷乱，不欲闻人声，休作有时，乍蹇乍极，吸吸短气，手足厥逆，内烦结痛，温温欲呕，此忧思奔豚之状。^[31]

这种解释认为，病者可能受到过度惊恐和忧思太过，伤及心肾所致。张复病状似乎两者兼而有之，既惊恐又不欲闻人声。

四

《外台秘要》卷十二载有《奔豚气方四首》、《奔豚气冲心胸方四首》、《离疗奔豚气及结气方六首》，综观王焘所引诸方，并无空青、雄黄在内。所以，当时医者诊断张复为奔豚气的可能性较低。^[32]再查《千金方》共有四个方，同时包含空青、雄黄在内的：

辟温杀鬼丸，熏百鬼恶气方。雄黄、雌黄、羖羊角、虎骨、龙

骨、龟甲、鲛鲤、甲猬皮、鸮鸡、空青、芎蒭、真珠、东门上鸡头。右十三味末之，烱蜡二十两，并手丸如梧子。正旦，门户前烧一丸，带一丸，男左女右，辟百恶。独宿、吊丧、问病，各吞一丸小豆大。天阴大雾日，烧一丸于户牖前佳。^[33]

治五癎方。铜青、雄黄、空青、水银、石长生、茯苓、猪苓、人参、白芷、白薇、卷栢、乌扇、硫黄、东门上鸡头。右十五味末之，以青牛胆和，着铜器中，于甑中五斗大豆上蒸之，药成。服如麻子三十丸，日再夜一服。^[34]

治男子得鬼魅欲死，所见惊怖欲走，时有休止，皆邪气所为，不能自绝，九物牛黄丸方。牛黄土精一云火精、荆实人精、曾青苍龙精、玉屑白虎精、雄黄地精、空青天精、赤石脂朱雀精、玄参玄武精、龙骨水精各一两。右九味名曰九精，上通九天，下通九地，下筛，蜜和服，如小豆，先食吞一丸，日三服稍加，以知为度。^[35]

治九漏方。空青、商陆、知母、狸骨、桔梗、防风、荏子、硃石、黄芩、白芷、芍药、甘草、雌黄、白术礬石、地胆、斑猫、雄黄。右十八味末之，蜜丸。以酢服如大豆三丸，三十日知，四十日愈，六十日平复，一百日慎房室。^[36]

“治五癎方”^[37]和“治九漏方”^[38]所描述的病状与张复情况没有太大关系。“辟温杀鬼丸”只明言杀鬼魅用，尤其在于“独宿”、“吊丧”、“问病”、“阴天”等情况下，防止鬼物入侵身体，较着重预防。^[39]由此来看，医者为张复开的药方，“九物牛黄丸”应该是最可能的。“九物牛黄丸”，又名“九精丸”，结合“天地人火水四灵”九精。此方

治疗男子被鬼魅所侵,惊怖欲走,与张复病状十分相似。《外台秘要》又载此方,说是引自《集验》,即姚僧垣《集验方》;又说“文仲《千金》、《千金翼》同出”,即张文仲、孙思邈的医著也有收录。敦煌出土《治病药名文书》也载有此方,内容与《千金方》同,丛春雨认为《治病药名文书》是唐代早期写本,撰写年代在唐初以前。^[40]可见隋唐医籍具载此方。

九物牛黄丸治疗男子“得鬼魅”,王焘在《外台秘要》将九物牛黄丸列入卷十三《鬼魅精魅方八首》中。换言之,很可能医者认为张复是被鬼物所侵,导致这些不正常行为的出现。“辟温杀鬼丸,熏百鬼恶气方”同样用上空青、雄黄,即空青、雄黄对鬼魅很有疗效。由此而论,医者为张复开出此方,虽然张家觉得甚为古怪,但确实可以找出根据来。

据《新修本草》所载,这九种药物有专治狂邪、鬼物的:牛黄主“惊痫寒热”、“除邪逐鬼”、“大人狂颠”;^[41]龙骨主“心腹鬼疰,精物老魅”、“养精神、定魂魄、安五脏”;^[42]玄参主“身热支满,狂邪忽忽不知人”。^[43]九物牛黄丸所用药物也可在地方上贡物内找到,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淮南道、《新唐书·韦坚传》记宣城郡上贡空青。根据《通典》记载:

广陵郡(扬州),贡空青三两。太原府,贡龙骨三十斤、河东郡(蒲州)贡龙骨二十斤。河南府高密郡(密州)贡牛黄一斤、东牟郡(登州)贡牛黄一百二十八铢、东莱郡(莱州)贡牛黄百二十二两。^[44]

《新修本草》记:

牛黄“今出莱州、密州、淄州、旧州、戎州”。曾青“出薛州、鄂州、蔚州者好,其次鄂州,余州并不任用”。空青“今出蔚州、

兰州、宣州、梓州。宣州者最好，块段细时有腹中空者。蔚州、兰州者，片块大，色极深无空腹者”。赤石脂“太山不闻出者，今虢州卢氏县、泽州陵川县及慈州吕乡县并有，色理鲜膩。宜州诸山亦有此石”。龙骨“龙骨今并出晋地，生硬者不好，五色具者良”。^[45]

若要集齐九物牛黄丸方所列药物，而且是上等的，似乎并不容易。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说牛黄：“一子如鸡子黄大相重叠，药中之贵，莫复过此。一子起二三分，好者直五六千至一万也。”^[46]陶弘景指出药中之贵，牛黄为最。既然墓志铭中只提及空青、雄黄，下文便集中讨论这两种药物。《新修本草》记：

空青，味甘、酸、寒、大寒，无毒。主青盲、耳聋，明目，利九窍，通血脉，养精神，益肝气，疗目赤痛，去肤翳，止泪出，利水道，下乳汁，通关节，破坚积。久服轻身延年不老，令人不忘，志高、神仙。能化铜铁铅锡作金。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铜处。铜精熏则生空青，其腹中空，三月中旬采，亦无时。^[47]

《新修本草》“谨案”说空青出梓州为最良。陶弘景注说：

又以合丹成，则铅化为金矣。诸石药中，惟此最贵。医方乃稀用之，而多充画色，殊为可惜。^[48]

陶弘景点出三个重点：制造丹药会用到空青，而此药昂贵，医方很少用到此药，很多时用作颜料。池田温整理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残片，探讨唐代天宝年间物价数据，在残片中出现空青价格：

空青壹两 上直钱捌拾文 次柒拾文 下陆拾文

所谓市估,是指每隔十日把市场上千余种物品各定为三等或九等,记录下来,属官方记录。如果将空青价格与其他药物比较,只有朱砂比它贵(朱砂壹两,上直钱壹佰伍拾文,次壹佰肆拾文,下壹佰叁拾文),其余的相距甚远,例如石蜜“上直钱陆拾”,已是价格最接近的;常山壹小两值钱肆文、犀角壹小两值钱玖文、细辛壹小两值钱肆文、伏苓壹小两值钱捌文,相对而言确实空青较昂贵。^[49]在唐代西陲,一个普通人大概工作五天才能买到空青一两。^[50]从在交河郡市估案残片来看,空青列入市场价格估计的行列,应该是市场上可以买得到的物品,否则很难经常被估价。池田温又认为交河郡物品价格是具全国性的,从谷、纺织品、家畜三类物品价格比较所得,交河郡和两京的物价是接近的,并说:“其他大部分品目找不到直接可比的数据,很难对都城和交河郡的物价异同做出判断,但同时也找不出任何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的证据。因此,在上述一般背景下,难以否定交河郡和中央的价格体系是相应的。只要得不出相反的证明,那么,通过本市估案去了解盛唐物价轮廓是允许的。”^[51]不过,物价始终受供求和运输成本影响。^[52]《黄帝九鼎神丹经诀》说:

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,今出同官者,色最鲜深。出始兴者不如益州也。凉州西平有空青山,亦甚多,但并圆实如铁珠,无空腹者。皆旧鉴于土石中取之,采无时。今圣德多感物,无不至,故蔚州、简州、宣州、梓州皆出然。^[53]

凉州西平出空青,而交河属西州,凉州、西州同属陇右道,地理位置